



册府元龟

卷之八百九十六  
至九十八



13  
849  
291





438  
849  
291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一百四十六

復讎

傳曰父之讎弗與共戴天春秋傳曰子不復讎非子也周官調人之職掌和萬民而教其辟讎同國而不相辟者言之於士殺之無罪蓋報仇之所由來舊矣中古而下方牘所記乃有天性之戚手足之痛或義



薦於諸父或情厚於交友獨能奮不顧死勦絕其命  
攄逝者之沉憤聳人倫之風槩乃至朝議高其節理  
官緩其法亦有詢外庭之論遵三章之制不免於戮  
者焉若夫受誅於官者非怨殺人而義者勿讎斯典  
經之不訓百代所不易蓋以銷忿毒之漸致清夷之  
化納民於軌物者也其可忽諸

叔孫昭子魯大夫也

昭子父穆子

穆子叔孫豹

寵豎牛豎

牛欲亂其室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使寘饋于个而

退

个東廂

牛弗進則置虛命徹

寫器令空亦若叔孫已食命去之

叔孫

不食卒

三日絕糧

牛立昭子而相之昭子朝其家衆曰豎

牛禍叔孫氏使亂六從

使從於亂

殺適立庶

謂殺穆子立西仲王

又

披其邑將以赦罪

披折出謂以邑與南遺昭子不知豎牛餓死其父故但言其見罪

罪莫大焉必速殺之豎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

關之外

齊魯界上關

投其首於寧風之棘上

寧風齊也

仲尼曰

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

不以立已為功據其所言善之時魯人不可以餓

死語

昭子周任有言曰為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詩云

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詩文雅見直也言德行直則四國順之

漢灌夫父張孟吳楚反時潁陰侯灌嬰為將軍屬太

尉

潁陰侯是灌嬰之子名何轉寫誤為嬰耳

請孟為較尉夫以千人與父

俱

官王千人如侯同焉也

孟年老潁陰侯強請之鬱鬱不得意



故戰嘗陷豎遂死吳軍中漢法父子俱有死事得與  
 喪歸夫不肯隨喪歸奮曰願取吳王若將軍頭以報  
 父讎自奮於是夫披甲持戟募軍中壯士所善願從  
 數十人所善素與已善者及出壁門莫敢前獨兩人及從奴  
 千餘騎馳入吳軍至戲下戲大將之旗也所殺傷數十人不  
 得前復還走漢壁走輒嚮也其奴獨與一騎歸夫身中大  
 創十餘適有萬金良藥故得無死萬金者言其價貴也金字或作全言  
 得之者必得之者必生全也創少瘳又復請將軍曰吾益知吳壁曲折  
 請復往曲折猶言委曲也將軍壯而義之恐亡夫廼言太尉  
 太尉召固止之吳軍破夫以此名聞天下

李敢代父廣為郎中令頃之怨大將軍青之恨其父

青衛青也令其父恨而死也

廼擊傷大將軍大將軍匿諱之

原涉為谷口令先是涉季父為茂陵秦氏所殺涉居

谷口半歲所自劾去官欲報讎谷口豪傑為殺秦氏

亡命歲餘逢赦出郡國諸豪及長安五陵諸為氣節

者皆歸慕之

後漢劉鯉更始子也得幸於沛獻王輔鯉怨劉盆子

害其父因輔結客報殺盆子兄故式侯恭輔坐繫詔

獄三日乃得出

劉賜字子琴光武族兄賜少孤兄顯報怨殺人吏捕



顯殺之賜與顯子信賣田宅同拋財產結客報吏

續漢

書曰王莽時諸劉抑廢為邵縣所侵恭陽國釜亭侯長醉詢更始父子張怒刺殺亭長後十餘歲亭長子報殺更始弟寒賜兄顯欲報怨賓客轉劫人發覺別郡殺顯獄中賜與小子信結客陳政等九人燔燒殺亭長妻皆亡命逃伏遭赦歸

周黨太原人鄉佐黨衆中辱黨父黨久懷之後至長安遊學讀春秋聞復讎之義便輟講而還與鄉佐尅日交亦黨為其所傷困頓鄉佐服義與歸養之數日方蘇黨後累徵不屈

趙熹字伯陽南陽宛人少有節操從兄為人所殺無子熹年十五嘗思報之乃挾兵結客後遂往復讎而

讎家皆疾病無相距者熹以因疾報殺非仁者心且

釋之而去顧謂讎曰爾曹若健遠相避也讎皆卧自

搏自搏猶叩頭也後病愈悉自縛詣熹熹不與相見後竟殺

之熹後至太傅

鄧惲友人董子張者父先為鄉人所害及子張病將

終惲從候之子張垂歿視惲歔歔不能言惲曰吾知

子不悲天命痛讎不復也子在吾憂而不手子亡吾

手而不憂也言子在吾憂子讎未能報而不須手自握鋒子若亡吾直為子手亦他人不須

心慄子張但目擊而已惲即起作鹿將客遮讎人取

其頭以示子張子張見而氣絕惲因而詣縣以狀自



首令應之遲憚曰為友報讎吏之私也奉法不阿君之義也虧君以生非臣節也趨出就獄令跳而追憚不及遂自至獄令後亦自向以要憚曰子不從我出敢以死明心憚得此乃自因病去後至長沙太守杜詩為南陽太守坐遣客為弟報讎被殺

崔瑗兄章為人所殺瑗手亦報讎因亡命會赦歸家後至濟北相

蘇不韋扶風人父謙初為郡督郵時魏郡李嵩為美陽令與中嘗侍貝瑗交通貪暴為民患前後監司畏其勢援莫敢糾問及謙至部案得其賊論輸左較謙

累遷至金城太守去郡歸鄉里漢法免罷守令自非

詔徵不得妄到京師而謙後私至雒陽時嵩為司隸較尉收謙詰掠死獄中嵩又因刑其屍以報昔怨不

韋時年十八徵詣公車會謙見殺不韋載喪歸鄉里瘞而不葬仰天歎曰伍子胥獨何人也乃藏母於武

都山中遂變名姓盡以家財募劍客邀嵩於諸陵間

諸陵謂長安中五陵也不韋會嵩遷大司農時右較芻廩在寺

北垣下廩芻高藏也垣墻也不韋以親從兄弟潛入廩中夜則

鑿地晝則逃伏如此經月遂則傍達嵩之寢室出其床下值嵩在厠因殺其妾并及小兒留書而去嵩大



驚懼乃布棘於室以板籍地一夕九徙雖家人莫知其處每出輒劍戟隨身壯士自衛不韋知嵩有備乃日夜飛馳徑到魏郡掘其父冢阜謂斷取阜頭以祭父墳又標之於市曰李君遷父頭嵩匿不敢言而自上退位歸鄉里私掩塞冢苻捕求不韋歷歲不能得憤恚感傷發病歐血死不韋後遇赦還家乃始改葬行喪士大夫多譏其發掘冢墓歸罪枯骨不合古義唯任城何休方之伍員太原郭林宗聞而論之曰子胥須云逃命而見用強吳馮闔問之威因輕悍之衆雪怨舊郢會不終朝而但鞭墓戮屍以舒其憤竟

無手亦後主之報豈如蘇子單持子立靡因靡資強讎豪援據位九卿城闕天阻官府幽絕塵埃所不能過霧露所不能沾不韋毀身焦慮出於百死冒觸嚴禁陷族禍門雖不獲逞爲報已深况復分骸斷首以毒生者使嵩懷憤結不得其命猶假手神靈以斃之也力唯匹夫功隆千乘比之於員不以優乎議者於是貴之太傅陳蕃辟不應爲郡五官掾人陽球漁陽泉州人郡吏有辱其母者球結少年數十人殺吏滅其家由是知名後至衛尉人賈淑太原介休人爲舅宋瑗報讎於縣中爲吏所捕



繫獄當死鄉人郭泰與語淑懇惻流涕泰詣縣令庶  
操陳其報怨蹈義之士被赦縣不宥之郡上言乃得  
原

魏孫資有時名太祖為司空辟資會兄為鄉人所害  
資手刃報讎乃將家屬避地河東遂不應命

何顒友人虞偉高有父讎未報而篤病將終顒往候  
之偉高泣而訴顒感其義為復讎以頭醢其墓

魏郎少為縣吏兄為鄉人所殺郎白日操刃報讎於  
縣遂亡命到陳國

龐會立義將軍惠之子惠南屯樊討關羽戰敗為關

羽所殺會隨鍾鄧伐蜀蜀破盡滅關氏家

韓蓋字公至南陽堵陽人同縣豪右陳茂諧暨父兄

幾至大辟暨陽不以為言庸貨積資陰結死士遂尋

擒茂以首祭父墓由是顯名

典韋好俠襄邑劉氏與睢陽李禮為讎韋為報之禮

故富春長備怨甚謹韋乘車載雞酒偽叱候者門開

懷匕首入殺禮并殺其妻徐出取車於主父墓

晉索綝舉秀才除郎中嘗報兄讎手殺三十七人時

人壯之

沈勁字世堅父克與王敦構逆眾敗而逃為部曲將



吳儒所殺當坐誅鄉人錢舉匿之得免其後竟殺讎人後至冠軍長史戰死

朱昌父執爲荊州刺史王廙將廙使執及趙誘繫杜曾皆爲曾所殺及周訪討曾旣執曾欲生致武昌昌與趙誘息裔乞曾以復怨於是斬曾而昌裔齧其肉而噉之

刁彝字太倫協之子少遭家難王敦誅後彝斬讎人黨以首祭父墓詣廷尉請罪朝廷特宥之由是知名後至北中郎將

譙烈王無忌閔王承之子承爲荊州刺史王廙所害無忌以年小獲免後爲黃門侍郎江州刺史褚褒當之鎮無忌及丹陽尹嘗景等餞於版橋時王廙子丹陽丞着之在坐無忌志欲復讎拔刀將手刃之褒景命左右救捍獲免御史中丞崔灌奏無忌欲專殺人付廷尉科罪咸帝詔曰王敦作亂閔王遇禍尋事原情今王何責然公私憲制亦已有斷王當以體國爲大豈可尋繹由來以亂朝憲王者其申明法令自今已往有犯必誅於是聽以贖罪論其讎

王談年十歲父爲隣人竇度所殺談陰有復讎志而懼爲度所疑寸刃不畜日不伺度未得年至十八乃



密布利鍾陽若耕鋤者度嘗乘船出又經一橋下談伺度行還伏草中度既過談於橋上以鍾斬之應手而死既而歸罪有司太守光巖義其孝勇列上宥之

後巖諸子為孫恩所害無嗣談乃移居會稽脩理巖父子墳墓盡其心力也

桓溫父爨為韓晃所害涇令江播豫焉溫時年十五枕戈泣血志在復讎至年十八會播已終子彪兄弟三人居喪置办杖中以為溫備溫詭稱弔客得進亦彪於廬中并追二弟殺之時人稱之

桓玄溫之子與王恭討江州刺史王愉兵敗玄至長專湖遇商人錢强强宿憾王恭故叅軍殷確以告湖

浦尉尉收之送京師至倪塘斬之及玄執政腰斬湖浦尉及錢强等

殷簡之父仲堪為桓玄所害簡之載喪下都葬于丹徒遂居墓側宋高祖義旗建率私僮客隨義軍躡桓玄玄死簡之食其肉

謝琨琰之小子琰討孫恩兵敗帳下督張猛於後斫琰焉遂遇害後宋高祖左里之捷生擒猛送琨琨剗肝生食之

朱綽兄憲及斌俱為西中郎袁真將佐桓溫伐壽陽真以憲兄弟與溫潛通並殺之綽逃歸溫攻戰嘗居



先不避矢石壽陽平真已死綽輒發棺戮尸  
 龔壯巴西人父叔為李特所害壯積年不除喪力弱  
 不能復讎及李壽戍漢中與李期有嫌期特孫也壯  
 欲假壽以報乃說壽曰節下若能并有西土稱藩於  
 晉人必樂從且捨小就大以危易安莫大之策也壽  
 然之遂率眾討期果尅之  
李壽見期兄弟十餘人年方壯大而並有強兵懼不自全乃數聘禮巴西壯雖不應聘數往見壽時岷山傾江水竭壽惡之每問壯以自安之術壯以特殺其父及叔欲假手報讎未有其由因說壽曰節下若能捨小從大以危易安則開國裂土長為諸侯名高權文勳流百代矣壽從之陰與長安畧羅尚巴西解思明共謀據成都稱藩歸順乃誓文武得數千人襲尅之  
 宋毛循之一作修之父瑾晉末為梁秦二州刺史為譙縱

所殺高祖表循之為龍驤將軍配兵力遣令奔赴又  
 遣益州刺史司馬榮期及文處茂時延祖等西討循  
 之至巖渠榮期為叅軍楊承祖所殺承祖自稱鎮將  
 軍巴州刺史循之退白帝承祖自下攻之不拔循之  
 使叅軍嚴綱等收合兵眾漢嘉太守馮遷率兵來會  
 討承祖斬之時文彪茂猶在巴郡循之遣振武將軍  
 張季仁五百兵係處茂等荊州刺史道規又遣奮武  
 將軍原導之領千人受循之節度循之遣原導之與  
 季仁俱進時益州刺史鮑陋不肯進討循之下都上  
 表曰臣聞有生所以重生實有生理可保臣之情地



生途已竭所以未淪於泉壤借命於朝露者以日月  
並炤有兼映之輝庶憑天威誅夷讎逆自提戈四赴  
備嘗時難遂使齊斧停柯狡豎假息誠由經路有暨  
暨及也亦緣制不自己撫影窮號泣望西路益州刺史  
鮑陋始以四月二十九日達巴東頓白帝以俟廟略  
可乘之機宜踐投袂之禽屢愆臣雖効死寇庭而理  
兼義絕是以束骸載馳訴寃魏象昔宋害申舟楚莊  
有遺履之憤况忘家殉國勤有臣門節冠風霜人所  
矜悼伍負不虧君義申胥不忘國艱俟會摧鋒思時  
乃發今臣庸踰在昔未塞宵邁之旗是以仰宸極以

希炤眷西土以灑淚也公私抱耻仰望洪恩豈宜遂  
享名器比肩人伍求情既所不容卽實又非所繼但  
以方仗威靈要須綜攝乞解金紫寵私之榮賜以鷹  
揚折衝之號臣之於國理無虛請自臣涉道情慮荒  
越疾毒交纏嘗慮性命要當躬先士卒身馳賊庭手  
斬凶醜以攄莫大之痛然後就死之日卽化如歸闔  
門靈爽豈不謝先帝於玄宮高祖哀其情事乃命冠  
軍將軍劉敬宣率文處茂時延禮諸軍伐蜀軍次黃  
虎無功而退譙縱由此送循之父伯及中表喪柩口  
累並得俱還



沈林子與沈預有讎因自歸高祖從高祖克京城沈預慮林子與兄田子還東報讎因五月夏節日至預正大集會子弟盈堂林子兄弟挺身直入斬預首男

女無長幼悉屠之以預首祭父祖墓垣闕文帝元嘉中為負外散騎侍郎母墓為東阿寺道人曇維等所發闕與弟殿中將軍閔共殺曇維等五人詣官歸罪見原

宋越父為蠻所殺殺其父者嘗出郡越於市中刺殺之太守夏侯穆嘉其意擢為隊主

錢延慶吳興長城人父仲期為同縣奚慶恩所殺延慶屬役在都聞父死馳還於庾浦埭逢慶恩手刃殺之自繫烏程縣獄太守郗顯表不加罪許之

申孝叔父令孫代薛安都為徐州刺史令孫至郡境降安都從子索肥為其所殺後索肥兵敗走向雒平縣界孝叔斬之

房愛親父元慶為沈文秀建威府司馬為文秀所害愛親率勒鄉部攻文秀明帝嘉之起家授龍驤將軍尋會文秀降乃止

南齊沈文秀宋司空慶之之子慶之為景和臣欽若等曰景和宋前廢帝年號所殺兵仗圍宅收捕諸子文秀長兄文叔



謂文秀曰我能死爾能報遂自縊文秀揮刀馳馬去收者不敢追遂得免時沈攸之爲景和御史殺慶之後攸之反文秀督吳錢塘軍事文秀收殺攸之弟新安太守登之誅其宗族  
聞人夏吳興人年十七結客報父讎爲高祖所賞朱謙之字處光父昭之以學稱於鄉里謙之年數歲所生母亡昭之假葬田宅側爲族人朱幼方燎火所焚同產娣密語之謙之雖小便哀戚如特喪年長不婚娶永明中手刃殺幼方詣獄自繫縣令申靈勗表上別駕孔稚珪兼記室劉璉司徒左西掾張融牋與

刺史豫章王曰禮開報讎之典以申孝義之情法斷相殺之條以表權時之制謙之揮刃斬冤旣申私禮繫頸就死又明公法令仍殺之則成當世罪人宥而活之卽爲盛朝孝子殺一罪人未足弘憲活一孝子實廣風德張緒陸澄是其鄉舊應具來由融等與謙之並不相識區區短見深有恨然豫章王言之武帝時吳郡太守王慈太嘗張緒尚書陸澄並表論其事帝嘉其義慮相報復乃遣謙隨曹虎西行將發幼方子暉於津陽門伺殺謙之謙之兄選之又刺殺之有司以聞帝曰此皆是義事不可問悉赦之吳興沈顛



聞而歎曰弟死於孝兄殉於義孝友之節萃此一門  
梁蘭道恭益州人父爲刺史劉季連所殺道恭出亡  
季連還都同出建陽門道恭殺之  
趙跋扈新城人兄震動富於財太守樊文茂求之不  
已震動怒曰無厭將及我文茂聞其語聚其族誅之  
跋扈走免亡命聚黨至社樹呪曰文茂殺跋扈兄今  
欲報之若事尅斫樹處更生不克卽死三宿三楸生  
十丈餘人間傳以爲神附者十餘萬旣殺文茂轉攻  
傍邑將至成都十餘日戰敗退保新城求降  
成景雋范陽人父安樂仕後魏爲 正陽太守武帝天

監六年常邕和殺安樂以城內附景雋謀復讎因殺  
魏宿預城王以地南入普通六年邕和爲鄱陽內史  
景雋購人刺殺之未久重購邕和家人鴆殺其子弟  
讎類俱盡武帝義之每爲屈法景雋家讎旣雪每思  
報効後除北豫州刺史侵魏所向必摧其智勇時以  
比馬仙理

張景仁廣平人父梁爲同縣韋法所殺景仁時年八  
歲及長志在復讎普通七年遇法於公田渚手斬其  
首以祭父墓事竟詣郡自縛乞依刑法太守蔡天起  
上言於州時簡文在鎮乃下教褒美之原其罪下屬



長蠲其一戶租調以旌孝行  
李慶緒廣漢鄴人父為人所害慶緒九歲而孤為兄  
所養日夜號泣志在復讎投州將陳顯達仍於部伍  
白日手刃其讎自縛歸州州將義而釋之  
陳侯瑱巴西人父弘遠世為西蜀曾豪蜀賊張文萇  
據白崖山有眾萬人梁益州刺史鄱陽王蕭範命弘  
遠討之弘遠戰死瑱固請復讎每戰必先鋒陷陣遂  
斬文萇由是知名

後魏元郎父東阿公順爾朱之亂為陵戶鮮于康奴  
所害即時年十七枕戈潛伏積年乃手刃康奴以首  
祭於順墓然後詣闕請罪朝廷嘉而不問

鄭思明父連山為光祿大夫性嚴暴棍徒僮僕酷過  
人理父子一時為奴所害斷首投馬槽下乘馬北逝

思明驍勇善騎射披髮率村義馳騎追之於河

村義謂村中義奴乘馬投水思明將從不聽放矢乃自射之一

發而中落馬隨流眾人擒執至家鬻而食之

傳融有三子靈慶靈根靈越並有才力宋將蕭斌王

玄謨寇碣磔時融始死玄謨強引靈慶為軍主後與

二弟匿於山澤之中時靈慶從叔乾愛為斌法曹叅

軍斌遣乾愛誘呼之以腰刀為信密令壯健者隨之



而乾愛不知斌之欲圖靈慶也既至靈慶間對坐未  
久斌所遣壯士執靈慶殺之靈慶將死與母崔氏言  
慶法曹殺人不可忘也靈根靈越奔河北靈越至京  
師文成見而竒之靈越因說齊民慕化青州可正帝  
大悅拜靈越鎮遠將軍青州刺史貝丘子鎮牟蘭城  
靈根爲臨齊副將鎮明潛壘靈越北入之後母崔氏  
遇赦免宋人恐靈越在邊擾動三齊乃以靈越叔父  
琰爲冀州治中乾愛爲樂陵太守陵與牟蘭隔河相  
對命琰遣其門生與靈越婢詐爲夫婦化以招之靈  
越與母分離思積遂與靈根相要南走靈越與牟蘭

奮兵相擊乾愛遣船迎之得免靈根差期不得俱度  
臨齊人覺知剗殺之乾愛出郡迎靈越問靈根愆  
期之狀而靈越殊不應該但言不知而已乾愛不以  
爲惡勅左右出匣中烏皮袴褶令靈越代所嘗服靈  
越言不須乾愛云汝豈可着體上衣服見垣公也時  
垣護之爲刺史靈越奮聲言垣公着此當見南方國  
主豈垣公也竟不肯着及至丹陽宋孝武見而禮之  
拜員外郎兗州司馬帶魯郡而乾愛亦遷青冀司馬  
帶魏郡後二人俱遷建康靈越意嘗欲爲兄復讎而  
乾愛初不疑防知乾愛嗜雞肉菜求食乃爲作之下



以毒藥乾愛還而卒

淳于誕南齊南安太守興宗之子年十二隨父向揚州父於路爲群盜所害誕雖童稚而哀感奮發傾資結客旬朔之內遂得復讎由是州里歎異之益州刺史劉悛召爲主簿

吳悉達弟兄三人年並幼小父母爲人所殺四時號慕悲感鄉隣及長報讎避地永安

孫益德其母爲人所害益德童幼爲母復讎還家哭於殯以待縣官孝文文明太后以其幼而孝決又不逃罪特免之

荀瓊年十五復父讎於成都市以孝聞

楊孝邕以父爲爾朱天光所害孝邕走免匿於蠻中潛結渠帥謀應北齊神武以誅爾朱氏微服入雒叅司機會爲人所告爾朱世降收付廷尉掠殺之

北齊崔達挈尚安樂公主文宣帝嘗問公主達挈於汝何似答云甚相敬重唯何家憎兒顯祖召達挈母入內殺之投屍漳水齊滅達挈殺主以報讎

後周杜叔毗襄陽人初仕梁爲蕭修府史直兵叅軍太祖令大將軍達奚武經略漢川明年武圍修於南鄭修令叔毗請闕請和太祖見而禮之使未及而修



中直兵參軍曹策參軍劉曉謀以城降武時叔毗兄君錫爲脩中記室參軍從子映錄事參軍映弟晰中直兵參軍並有文武才畧各領部曲數百人策等忌之懼不同已遂誣以謀叛擅加害焉脩尋討策等擒之斬曉而免策及脩降策至長安叔毗朝夕號泣具申寃狀朝議以事在歸附之前不可追罪叔毗內懷憤惋志在復讎然恐違朝憲坐及其母遂沈吟積時母知其意謂叔毗曰汝兄橫罹禍酷痛切骨髓若曹策朝死吾以女歿亦所甘心汝何疑焉叔毗受母言愈更感厲後遂白日手刃策於京城斷首剖腹解其

肢體然後面縛詣就戮焉太祖嘉其志氣特命赦之柳慶爲司會先是慶兄檜爲魏興郡守爲賊黃衆寶所害檜子三人皆幼弱慶撫養甚篤後衆寶率衆歸朝朝廷待以優禮居數年檜次子雄亮白日手刃寶於長安城中晉公護聞而大怒執慶及諸子姪皆囚之讓曰國家憲綱皆君等所爲雖有私怨寧得擅殺人也對曰慶聞父母之讎不同天兄弟之讎不同國明公以孝治天下何乃責於此乎護愈怒慶辭色無所屈卒以免

隋末護兒幼孤養於世母吳氏侯景之亂護兒世父



爲鄉人陶武子所害吳氏每流涕爲護兒言之武子宗族數百家厚自封植護兒每思復怨因其有婚禮乃結客數人直入其家引武子斬之賓客皆懼不敢動乃以其頭祭伯父墓因潛伏歲餘會周師定淮南乃歸鄉里

唐高季輔渤海人也兄元道任隋爲汲令武德初縣人翻城從賊元道被害季輔率其黨出鬪竟擒殺兄者斬之持其首以祭甚爲士友所稱

獨孤脩德爲宣州刺史武德中高祖徙王世克於蜀脩德以讎人請而殺之

王君操萊州卽墨人其父隋末與鄉人李君則鬪斃因被毆殺君操時六歲其母劉氏告縣收捕君則棄家亡命追訪數年弗獲貞觀初君則自以世代遷葬不慮國刑又見君操孤微謂無復讎之志遂詣州府自若而君操密袖白刃刺殺之刳腹取其心肝咀食立盡詣刺史具自陳告州司以其擅殺戮問云殺人償死律有明文何方自理以求生路對曰亡父被殺二十餘載聞諸曲禮不可同天早願圖之久而未遂嘗懼亡滅不展冤情今大耻旣雪甘從刑憲州司據法處死列上其狀太宗特詔原免



同蹄智壽雍州同官人其父高宗永徽初被族人安吉所害智壽及弟智爽候安吉於塗擊殺之兄弟相率歸罪於縣爭爲謀首官司經數年不能決鄉人或證智爽先謀竟伏誅臨刑神色自若顧謂市人曰父讎已報死亦何恨智壽頓絕中衢血流徧體又收智爽屍舐血食之皆盡見者莫不傷焉

張琇蒲州解人父審素爲雋州都督在邊累載俄有紆其賊罪勅監察御史楊汪馳傳就軍按之汪在路爲審素黨與所劫對汪殺告事者脇令汪奏寧審素之罪俄而州人翻殺審素之黨汪始得還至益州奏

稱審素謀反因深按審素構威其罪斬之籍沒其家琇與兄瑄以年幼坐徙嶺外尋各逃歸汪轉至殿中侍御史改名萬頃開元二十三年瑄琇候萬頃於都城挺刃殺之瑄雖年長其發謀及手刃皆琇爲之旣殺萬頃繫表於斧刃自言報讎之狀便逃奔將就江外殺與萬頃同構父罪者行至汜水爲捕者所獲時都城士庶皆矜琇等幼稚孝烈能復父讎多言其合矜恕者中書令張九齡又欲活之裴耀卿李林甫固言國法不可縱報讎玄宗以爲然因謂九齡等曰復讎雖禮經所許殺人亦格律具在孝子之情義不顧



命國家設法焉得容此殺人成復讎之志赦之虧律格之條然道路誼議故須告示乃下勅曰張瑄等兄弟同殺推問款承律有正條俱合至死近聞士庶頗有誼諱矜其爲父復讎或言本罪寃濫但國家設法事存經久蓋以濟人期於止殺各中爲子之志誰非徇孝之夫展轉相讎相殺何限咎繇作士法在必行曾參殺人亦不可恕不能加以刑戮肆諸市朝宜付河南尹告示決殺瑄琇旣死士庶咸傷愍之爲作哀誄勝於衢路市人歛錢於死所造義井并葬瑄琇於北邙又恐萬頃家人發之并作疑冢數具時人所傷如此

劉士幹宣武節度劉玄讐之養子有樂士朝者素爲玄讐所子因姓劉氏素與士幹有隙德宗貞元中玄讐薨或云爲士朝所醜士幹微知之及士朝至京師士幹乃密以奴持刀伏於喪位給士朝曰有帛客至誘入堂哭因殺之士幹坐是賜死

余嘗安衢州嘗山人父及叔父爲方全所殺亡去十餘年會赦乃歸嘗安熟聞知之憲宗元和中嘗安年十七乃報殺之詣州請罪州司以其事聞制依法處死刺史元錫義之累上表請下百僚詳議復詔嘗安



死時歎其寃

梁悅富平人爲父報讎斫殺讎人秦杲自投縣請罪  
勅復讎殺人固有義典以其申寃請罪視死如歸自  
請公門發於天性志在殉節本無求生之心寧失不  
經特從減死之法宜決一百配流循州職方員外郎  
韓愈獻議曰伏奉今月五日敕復讎據禮經則義不  
同天徵法令則殺人者死禮法二事皆王教之端爰  
有異同因資論辯宜令都省集議聞奏者伏以子復  
父讎見於春秋見於禮記又見於周官又見於諸子  
史不可勝數未有非而罪之者也最宜詳於律而律

無其條非闕文也蓋以爲不許復讎則傷孝子之心  
而乖先王之訓許復讎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止  
其端矣夫律雖本於聖人然執而行之者有司也經  
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  
於律者其意將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  
經而議也周官曰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  
義宜也明殺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得復讎也此百姓  
之相讎也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不受誅  
者罪不當誅者也上於下之辭非百姓之相殺者也  
又周官曰凡報仇讎者書於士殺之無罪言將復讎



必先言於官則無罪也今陛下垂意典章思立定制  
惜有司之守憐孝子之心示不自專訪議羣下臣愚  
以爲復讎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或百姓相讎如周  
官所稱可議於今者或爲官吏所誅如公羊所稱不  
可行於今者又周官所稱將復讎先告於士則無罪  
者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敵人之便恐不能自言  
於官未可以斷於今也然則殺之與赦不可一例且  
定其制曰凡有人復父讎者事發具其事申尚書省  
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經無失其指矣

康買德父憲爲羽林官騎京兆府雲陽縣力人張洩  
欠憲錢米憲徵之洩乘醉拉憲氣息將絕買德年十  
四將救其父以洩角觥力人不敢搗解遂持木錘擊  
洩洩首見血後三日致死刑部員外郎孫革奏准律  
父爲人所毆子在救擊其人折傷減凡鬪三等致死  
者依嘗律卽買德救父雖是性孝非暴擊張洩是心  
切非克以髻巾之歲正父子之親若非聖化所加童  
子安能及此玉制稱五刑之理必原父子之親以權  
之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春秋之義原心定罪周書所  
訓諸罰有權今買德生被皇風幼符至孝哀矜之宥  
臣伏在聖慈職當讞刑合分善惡先具事由陳奏伏



冀賜下中書門下商量勅旨康買德尚在童年得知子道雖殺人當死而爲父可哀若從沈命之科恐失原情之義宜付法司減死罪一等處分

後唐高弘超洛州平息人父暉爲鄉人王感所殺弘超挾亦以報之遂携其首自陳大理寺以故殺傷論刑部員外李殷夢覆曰伏以挾亦殺人按律處死投獄自首降罪垂文高弘超旣遂復讎固不逃法戴天罔愧視死如歸歷代已來事多貸命長慶三年有康買德父憲爲力人張涖乘醉拉憲氣息將絕買德年十四以木鋪擊涖後三日致死勅旨宜減死處分又

元和六年富平人梁悅殺父之讎投縣請罪勅旨特從減死方今時時有此孝子其高弘超若使須歸極法實慮未契鴻慈奉勅忠孝之道乃治國之大柄典刑之要在誅意之深文差若毫釐繫之理道昔紀信替主赴難何青史之永刊今高弘超爲父報冤卽丹書之不尚人倫至孝法網宜矜減死罪一等處分

晉韓頤鄴人少帝開運中爲父報讎殺經赦賊平與刑部員外郎古昭裔斷曰伏以韓頤稱爲父報讎准律謀殺人者死情雖可軫法且不容請依大理寺斷遣從之



漢高勳仕晉為閤門使初勳與張彥澤不協彥澤害其家屬及虜入汴勳訴耶律氏等誅彥澤雪其家耻周張承德父穎為安州防禦使性卞急峻刻部曲曹澄與不逞之徒數人同謀執穎而殺之遂奔于金陵及世宗征淮南以承德之故遣江南李景執澄等賜承德俾甘心而戮之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一百四十七

改過

悔過

改過

傳曰弗知實難夫子有言曰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過而不改是為過矣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



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是知人誰無過過而能  
改善莫大焉故顏淵亞聖乃稱不貳蘧瑗大賢猶曰  
知非然要在乎明於自知闇於自是君子所以敦五  
嘗謹百行遵大易考祥之旨守曲禮踐言之教加之  
以聽忠告之言慎克終之道然後能保乎令名而於  
過失鮮矣

魏公子無忌者魏昭王少子安釐王異母弟也封信  
陵君安釐王二十年秦圍邯鄲公子救邯鄲存趙趙  
王欲以五城封公子公子聞之意驕矜矜而有自功之  
色客有說公子曰物有不可忘或有不可不忘夫人

有德於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  
忘之也且矯魏王令奪晉鄙兵以救趙於趙則有功  
矣於魏則未爲忠臣也公子乃自驕而功之竊爲公  
子不取也於是公子立自責似若無所容者又無忌  
留趙十年不歸秦聞公子在趙日夜出兵東伐魏魏  
王患之使使往請公子公子恐其怒之乃誠門下有  
敢爲魏王使通者死賓客皆自魏之趙莫敢勸公子  
歸毛公薛公兩人往見公子曰公子所以重於趙名  
聞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秦攻魏魏急而公子不恤  
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廟公子當何面目立天



下乎語未及卒公子立變色告車趣駕歸救魏

仲由字子路卞人也 尸子曰子路卞之野人 少孔子九歲子路

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雞佩玃豚 冠以雄雞佩玃豚二物皆勇子

路好勇故冠帶之 陵暴孔子孔子設禮稍誘子路後儒服委

質四門人請為弟子

漢于永定國之子也少嗜酒多過失年至三十乃折

節脩行以父任為侍中嗣西平侯至御史大夫

朱雲字子游魯人徙平陵少時通輕俠借客報讎年

四十廼變節從博士白子反受易

以漢鄭均東平任城人也其兄為縣吏頗受禮遺均

數諫止不聽即脫身為備歲餘得錢帛歸以與兄曰

物盡可復得為吏坐贓終身捐棄兄感其言遂為廉

潔均後公車徵不就賜尚書祿以終其身時人號為

白衣尚書

賈淑字子厚世有冠冕而性險害邑里患之郭林宗

遭母憂淑來脩弔既而鉅鹿孫威直亦至威直以林

宗賢而受惡人弔心怪之不進而去林宗追而謝之

曰賈子厚誠實凶德然洗心向善仲尼不逆互鄉故

吾許其進也淑聞之改過自厲終成善士

宋果性輕悍喜與人報讎為郡縣所疾郭林宗乃訓



之義方懼以禍敗果感悔叩頭謝負遂自改節自勵後以烈氣聞

左原者陳留人也爲郡學生犯法見斥林宗嘗聞之遇諸路爲設酒有以慰之謂曰昔顏涿聚梁甫之巨盜段干木晉國之大駟卒爲齊之忠臣魏之名賢蘧瑗顏回尚不能無過况其餘乎慎勿恚恨責躬而已原納其言而去或有譏林宗不絕惡人者對曰人而不仁疾之以甚亂也原後忽更懷憤結客欲報諸生其曰林宗在學原愧負前言因遂罷去後事露衆人咸謝服焉

徐庶潁川人先名福本單家子少好任俠擊劍中平未嘗爲人報讎白堊突面被髮而走爲吏所得問其姓名閉口不言吏乃於車上立柱維磔之擊鼓以令於市屬莫敢識者而其黨伍共篡解之得脫於是感激棄其刀戟更疎巾單衣折節學問始詣精舍諸生聞其前作賊不肯與共止福乃卑躬早起嘗獨掃除動靜先意聽習經業義理精熟遂與同郡石韜相親愛

吳苻寧巴郡臨江人少好游俠招合輕薄少年爲之渠帥羣衆相隨挾持弓弩負貳帶鈴民聞鈴聲卽知



是寧人與相逢及屬城長史接待隆厚者乃與交歡不爾卽放所將奪其資貨於長史界中有所賊害作其發負至二十餘年止不攻劫頗讀諸子乃往依劉表因居南陽不見進用後歸吳爲西陵太守折衝將晉周處字子隱義與陽羨人父魴吳鄱陽太守處少孤未弱冠膂力絕人好馳騁田獵不修細行縱情肆慾州曲患之處自知爲人所惡乃慨然有改勵之志謂父老曰今時和歲豐何苦而不樂耶父老歎曰三害未除何樂之有處曰何謂也答曰南山白額猛獸長橋下蛟并子爲三矣處曰若爲患吾能除之父老

曰子若除之則一郡之大慶非徒去害而已處乃入山射殺猛獸因投水搏蛟蛟或沉或浮行數十里而處與之俱經三日三夜人謂已死皆相慶賀處果殺蛟而反聞鄉里相慶始知人患已之甚乃入吳尋二陸時機不在見雲具以情告曰欲自脩而年已蹉跎恐將無及雲曰古人貴朝聞夕改君前途尚可且患志之不立何憂名之不彰處遂勵志好學有文思志存義烈言必忠信克已期年州府交辟仕吳爲東觀左丞

皇甫謐字士安安定朝那人也漢太尉嵩之曾孫出



繼叔父居新安年二十不好學遊蕩無度或以爲癡  
嘗得瓜果輒進所養叔母任氏任氏曰孝經云三牲  
之養猶爲不孝汝今年餘二十目不存教心不入道  
無以慰我因歎曰昔孟母三徙以成人曾氏烹豕以  
存教豈我居不卜隣教有所闕何爾曾鈍之甚也脩  
身篤學自汝得之於我何有因對之流涕謚乃感激  
就鄉人席坦受書勤力不怠居貧躬自稼穡帶經而  
農遂博綜典籍百家之言沈靜寡欲始有高尚之志  
自號玄晏先生

裴憲字景思楷之子少而穎悟好交輕俠及弱冠更  
折節嚴謹脩尚儒學足不踰闕者數年曠郡謝鯤  
川庾徵皆雋朗士也見而竒之後爲豫州刺史終陷  
於石勒焉

王濬字士治弘農湖人也家世二千石濬博涉墳典  
美姿貌不脩名行不爲鄉曲所稱濬乃變節疎通亮  
直恢廓有大志州郡辟河東從事終爲撫軍大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  
胡母輔之字彥國泰山奉高人也少擅高名性嗜酒  
不拘小節後爲繁昌令始節酒自厲甚有能名後爲  
揚武將軍湘州刺史



唐彬字儒宗魯國鄒人有經國大度而不拘行簡少  
便弓馬好遊獵身長八尺走及奔鹿強力兼人晚乃  
敦悅經史尤明易經隨師受業還家教授嘗數百人  
初爲郡門下掾後卒爲前將軍領戎較尉雍州刺史  
戴若思廣陵人也有風儀性開爽少好遊俠不拘操  
行遇陸機赴雒船裝甚盛遂與其徒掠之若思登據  
胡床指麾同旅皆得其宜機察見之知非嘗人在舫  
屋上遙謂之曰卿才器如此乃復作劫耶若思感悟  
因流涕投劍就之機與言深嘉賞異遂與定交焉後  
舉孝廉位至驃騎將軍

謝尚字仁祖豫章太守鯤之子及長開率穎秀辯悟  
絕倫脫略細行不爲流俗之事好衣刺文袴諸父責  
之因而自改遂知名後爲衛將軍散騎嘗侍  
王濛字仲祖少時放縱不羈不爲鄉曲所齒晚節始  
克已勵行有風流美譽虛已應物恕而後行莫不敬  
愛焉卒爲司徒左長史

士述字懷祖元帝鎮東府中郎丞之子也家貧求試  
宛陵令頗受贈遺而脩家俱爲州司所簡有一千三  
百條王導使謂之曰名父之子不患無祿屈臨小縣  
甚不宜爾述答曰足自當止時人未之達也此後屢



居州郡清潔絕倫祿賜皆散之親故宅宇舊物不革於昔始爲當時所歎後爲衛軍尚書令

王沈爲荊州刺史自恃才氣放酒誕節又年少居方伯之任譚者憂之及鎮荊州威風肅然殊得物和前秦索泮字德林燉煌人也世爲冠族泮少而游俠及長變節好學有佐世才器張天錫以爲冠軍記室參軍

符登字文高堅之族孫也登少而雉勇有壯氣麓儉不脩細行故堅弗之奇也長而折節謹厚頗覽書傳拜殿上將軍

宋鎮西將軍郢州刺史蕭思話南蘭陵人也年十許歲未知書以博誕遊遨爲事好騎屋棟打細腰鼓使暴隣曲莫不患毒之自此折節數年中遂有令譽好書史善彈琴能騎射高祖一見便以國器許之

劉康祖爲散騎常侍以浮蕩蒲酒爲事前後屢被糾劾免官後爲孝武征虜中兵參軍旣被委任折節自脩轉太子翊軍校尉

何尚之字彥德廬江滯人也小時頗輕薄好樗蒲旣長折節蹈道以操立見稱爲陳郡謝混所知與之遊處元祐中爲吳郡太守



顏延之爲光祿大夫延之與張鏡隣居延之飲酒喧呼不絕而鏡靜翳無聲後延之於籬邊聞其與客語取胡床坐聽辭氣清玄延之心服謂賓客曰彼有人焉由此不復酣叫

到撫彥之之子也襲爵建昌公資籍豪富厚自奉養愛伎陳玉珠明帝遣求不與逼奪之撫頗怨望帝令有司誣奏撫罪付廷尉將殺之撫入獄數宿鬚髮皆白免死繫尚方奪封與弟撫憤由是屏斥聲玩更以貞素自立

南齊周奉叔爲冠軍將軍青州刺史勇力絕人隨父盤龍征討所在爲暴掠及世祖使領軍東討唐寓之奉叔畏上威嚴檢勒部下不敢侵斥

周山圖爲冗從僕射直閣將軍山圖好酒多失明帝數加怒詰後遂自改出爲錢塘新城戍

梁朱异年十餘歲好羣聚蒲博頗爲鄉黨所患旣長乃折節從師遍治五經尤明禮易後爲侍中

王瞻廷尉卿猷之子也幼時輕薄好逸遊爲閭里所患長頗折節有士操涉獵書記起家爲著作佐郎謝覽爲吳興太守一境清謐昔覽在新安頗聚斂至是遂稱廉潔時人方之王懷祖



張克字延陵吳郡人父緒齊特進金紫光祿大夫有  
名前代克少時不持操檢好逸遊緒嘗假還吳始入  
西郭值克出獵左手臂鷹右手牽狗遇緒船至便放  
繼脫鞴拜於水次緒曰一身兩役無乃勞乎克跪對  
曰克聞三十而立今二十九矣請至來年而敬易之  
緒曰過而能改顏氏子焉及明年便脩身改節學不  
盈載多所該覽尤明老易與從叔稷俱有令譽起家  
撫軍行參軍

丘仲孚仕齊為山陰令齊末政亂頗有賊入入梁為  
豫章內史在郡更勵清節

何遠為武昌太守遠本倜儻尚俠至是乃折節為吏  
杜絕交遊饋遺秋毫無所受

陳周寶安文育子寶安年十餘歲便習騎射以貴公  
子驕蹇遊逸好犬馬樂馳騁靡衣媮食文育之為晉  
陵以征討不逞之郡令寶安監知郡事尤聚惡少年  
高祖患之及文育西征敗績繫於王琳寶安便折節  
讀書與士君子遊綏御文育士卒甚有威惠除員外  
散騎侍郎文育歸後除貞威將軍  
後魏穆羆高祖時為虎牢鎮將頗以不法致罪後轉  
征東將軍賞善罰惡深自勉勵



谷渾字元冲昌黎人也父衮膂力兼人彎弓三百斤渾少有父風任俠好氣以父母在常自退抑晚乃折節受經業遂覽群籍被服類儒者太武世爲儀曹尚書

陸彰初歷數州以聚斂爲事晚節脩改自行青冀滄瀛州事甚有時譽加以虛已納物人愛敬之

刁遵冀州刺史雍之子少不拘小節長更脩改卒爲龍驤將軍洛州刺史

趙超宗爲汝南太守多所受納徙河東太守超宗在河東更自修勵清靜愛人百姓追思之

高閻字閻士漁陽雍奴人也貪福矜慢初爲中書博士在中書好詈辱諸博士博士學生百有餘人有所干求者無不受其財貨及老爲相幽二州刺史乃更廉儉自謹有良牧之譽

邢辯爲安西將軍梁秦二州刺史商販聚斂清論者鄙之後爲安東將軍自伯豫大捷及平懸瓠志行脩正不復以財賄爲懷戎貝軍實絲毫無犯遷殿中尚書加撫軍將軍

甄琛字思伯中山無極人初舉秀才入都積歲頗以奕棊棄日至乃通夜不止手下倉頭嘗令秉燭或時



睡必加其杖如此非一奴後不勝楚痛乃白琛曰郎君辭父母任官京師若爲讀書執燭奴不敢非乃以圍碁日夜不息豈是上京之意而賜加杖罰不亦非理琛惕然慙感遂從許赤虎假書研習聞見益優後拜中書博士

楊固少任俠好劍客弗事生產年二十六始折節好學遂博覽篇籍有文才後從大將軍宋王劉昶征義陽版府法曹行參軍

北齊司馬子如初爲尚書令以贓賄免未幾起行冀州事子如能自勵改其有聲譽發摘奸僞僚吏畏伏之轉行并州事詔復官爵

高乾字乾邕殼溥脩人也性明悟俊偉有智畧美音容進止都雅少時輕俠數犯公私長而修改輕財重義當世以意氣相得後爲開府儀同三司徐州刺史尉景初爲冀州刺史大納賄後爲青州刺史操行頗改百姓安之徵授大司馬

崔肇師魏尚書僕射亮之孫父士大諫議大夫肇師少時疎放長遂變節更成謹厚涉獵經史頗有文思襲父爵樂陵男

魏收字伯起年十五頗已屬文乃隨父子建赴邊好



習騎射欲以武藝自達梁陽鄭伯調之曰魏郎弄戟  
多少收慙遂折節讀書精力不輟以文華顯初除太  
學博士

畢義雲小字隨兒少龕使家在兖州北境嘗劫掠行  
旅州里患之晚方折節從官終爲七兵尚書

後周楊汪字元度弘農華陰人也少鹵疎好與人羣  
鬪拳所毆擊無不顛踣長更折節勤學專精左氏通  
傳三禮解後爲冀州侍讀

隋王頗字景文齊州刺史頌之弟也年數歲值江陵  
陷隨諸兄入關少好遊俠年二十尚不知書爲其兄

顯所責怒於是感激始讀書年二十二周武帝引爲

露門學士人隨爲漢王諒府諮議參軍

劉權字世畧彭城豐人也少有俠氣重然諾藏亡匿  
死吏不敢過門後更折節好學重循法度後位至南  
海太守

焦通塗陽人也梁彥光爲相州刺史招致山東大儒  
每鄉立學通性酗酒事親禮闕爲從弟所訟彥光弗  
之罪將至州學令觀於孔子廟于時廟中有韓伯瑜  
母杖不痛哀母力弱對母悲泣之像通遂感悟媿恨  
若無自容彥光訓諭而遣之後改過勵行卒爲善士



皇甫績三歲而孤爲外祖韋孝寬之所鞠養嘗與諸外兄博奕孝寬以其惰業督以嚴訓愍績孤幼特捨之績曰我無庭訓養於外氏不能尅躬勵已何以成立深自感激命左右自杖三十孝寬聞之對之流涕於是精心好學畧涉經史

虞慶則京兆櫟陽人初以弋獵爲事中便折節讀書開皇中爲桂州道行軍總管

唐丘和河南雒陽人也父壽魏鎮東將軍和以少便弓馬重氣任俠及長始折節與物無忤無貴賤皆愛之後爲特進封潭國公

柳亨拜光祿大夫行光祿少卿太宗每誡之曰與卿舊親情兼宿素卿爲人多有往還今授此職宜存簡靜亨性好獵有饗酒之聲此後頗自勗勵杜絕賓客約身節儉勤於職事

段綸爲益州總管高下縱情多所陵傲及太宗踐祚遷右光祿大夫秘書監綸始折節脩道閉門不妄交遊乃鳩集史籍披覽不倦

李安遠者夏州朔方人少時好飛鷹走狗遊蕩無度家代爲將甚富於財然數從博徒遊至於破業晚始折節讀書敬慕名士但逢勝已皆傾心與遊焉後歷



懷州刺史

程昇初爲虞部員外郎克揚子院留後坐王叔文黨  
貶柳州司馬元和初復爲侍御史累遷檢較兵部郎  
中淮南等五道兩稅使昇白懲往坐勵已在公江淮  
錢穀之弊多所剗革入遷太府少卿  
後唐錢鏐字其美杭州臨安人也初事董昌時年甫  
壯室性尚剛烈時有儒士謁於主師已進刺矣見鏐  
稍怠鏐怒投之羅刹江及典謁者將召鏐詐云客已  
拂衣去矣及爲帥時有人獻詩云一條江水橫前流  
鏐不敏以爲譏已尋害之迨於晚歲方愛人下士留

心理道數十年間時甚歸美歷累朝爲尚父吳越國

主天下都元帥

晉王建立爲性好殺晚年歸心釋氏飯僧營寺戒殺

慎獄民稍安之終爲青州節度使臨淄郡王

李從璋後唐明宗之猶子也性黷懼明宗嚴正以自

滑帥入居宿衛除拜跌心稍悛悟後歷數鎮與故時

慕容不足相遇無所憾焉蒲陝之日政有善譽改賜

勤靜理功臣之號及晉高祖卽位愈畏其故終爲鄧

州節度使人甚惜之

張彥澤初爲涇原節度使其政苛可交代王周奏弊



事二十件後為相州節度使頓悛舊跡凡正俸公府  
常入之外一無所取民吏愛之少帝開運三年父老  
僧道詣闕舉留焉

周王仁裕生於泰州白石鎮少孤不從師訓唯以狗  
馬彈射為務年二十五方有意就學終為太子小保

悔過

孔子曰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省者蓋夫生民之  
性淪於所習七情交戰及乎中庸迷方違道棄理愆  
德狹中而獨任師心而自是出中人以下曷能免焉  
固其洗然知非翻然易慮念既往之咎圖勿貳之美

斯為難矣三代之下大道云喪乃有所舉之或遂事  
之不追秉義之靡終守官之踰矩因貽悔吝自底弗  
類而能杜尤怨之志與克責之言形於包羞極其引  
慝斯所謂不遠而復莫大之善者焉與夫耻過作非  
聞義不徙之徒異矣

衛孫林父

文子也

以戚叛於晉吳公子札自衛如晉將

宿於戚

戚孫文子之邑

聞鍾聲焉曰異哉吾聞之也辯而不

得必加於戮

辯猶爭也

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

孫文子以戚叛懼

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于幕下  
言至危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  
獻公卒未葬遂去之  
不止文



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

聞義能改

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

后子秦桓公子景公母弟針也其權寵如

兩其母曰弗去懼選

選數也恐景公數其罪而加戮

鍼適晉其車千

乘后子享晉侯

為晉侯設享禮

造舟于河

造舟于梁通秦晉之道

十里

舍車

一舍八乘為入反之條

自雍自絳

雍絳相去千里用車八百乘

歸取酬

弊

備九獻之儀始禮自賈其故續送其八酬酒弊

終事入反

每十里以人乘車各以次

載幣相受而還不徑至故言入反千里用車八百乘其二乘以自隨故言千乘傳言秦鍼之出極奢富以成禮欲盡

司馬侯問焉曰子之車盡於此而已乎對

曰此之謂多矣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見

言已坐車多故出奔

叔齊以告公

叔齊司馬侯

且曰秦公子必歸臣聞君子能

知其過必有令圖令圖天所贊也

子大叔鄭大夫游吉也子產疾謂太叔曰我死子必

為政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

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

狎輕也

則多

死焉故寬難

難以治

疾數月而卒太叔為政不忍猛而

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

萑苻澤名澤中幼人

大叔悔之

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

趙勝封平原君與毛遂至楚定從而歸歸至於趙曰

勝不敢復相士勝相士多者千人寡者百數自以為

不失天下之士今乃於毛先生而失之也先生一至



楚而使趙重於九鼎大呂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強於百萬之師勝不敢復相士遂以為上客

秦白起昭王時為將封武安君以罪免為士伍遷之

陰密屬安定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昭王乃使使者

賜之劍自裁武安君引劍將自剄曰我何罪于天而

至此哉良久曰我固當死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

萬人我詐而阬之足以死遂自殺

漢李陵為騎都尉將兵擊匈奴戰敗而降匈奴寵貴

之陵數勸蘇武降匈奴武不從陵見其至誠喟然歎

曰嗟呼義士陵與衛律之罪上通於天因泣下霑衿

與武訣去衛律亦漢將降匈奴

韋玄成嗣父賢爵扶陽侯坐騎至廟削爵為關內侯

玄成自傷貶黜父爵歎曰吾何面目以奉祭祀作詩

自刻責玄成代于定國為丞相貶黜十年之間遂繼

父相位封侯故國榮當世焉玄成復作詩自著復玷

缺之難難玉缺曰玷因以戒示子孫

戴聖為九江太守聖禮經號小戴者也行治多不法

前刺史以其大儒優容之及何武為揚州刺史錄囚

徒有所舉以屬郡屬委也音之欲切聖曰後進生何知迺欲

亂人治言武仕學未久故謂之復進生也皆無所決武使從事廉得



其罪廉察也聖懼自免後為博士毀武於朝廷武聞之

終不揚其惡而聖子賓客為群盜得聚為群盜而吏捕得也為

廬江聖自以子必死武平心決之卒得不死自是後

聖慙服武每奏事至京師刺史每歲盡則人奏事於京師也聖未嘗

不造門謝恩

王鳳為大將軍成帝建始二年秋京師民無故相驚

言大水至百姓奔走相蹂躪蹂躪也老弱號呼長安

大亂天子親御前殿召公卿議鳳以為太后與上及

後宮可御舟船令吏民上長安城以避水羣臣皆從

鳳議左將軍王商歎曰自古無道之國水猶不冒城

今政治平世無兵革上下相安何因當有大水一

日暴至此必訛言也不宜令上城重驚百姓帝乃止

有頃長安中稍定問之果訛言也帝於是美壯商之

固守數稱其議而鳳大慙自恨失言

後漢虞詡為尚書令去官卒臨終謂其子恭曰吾事

君直道行已無愧所悔者為朝歌長時殺賊數百人

其中何能不有寃者自此二十餘年家門不增一口

斯獲罪於天也

馬融字秀長大將軍鄧騭聞融名召為舍人非其好

也遂不應命客於涼州武都漢陽界中會羗虜颺起



邊方擾亂米穀踴貴自關以西道饑相望融既饑困  
乃悔而歎息謂其友人曰古人有言左手據天下之  
圖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爲所以然者生貴於天下也  
今以曲俗咫尺之羞滅無貴之軀殆非老莊所謂也  
故往應騰召

魏劉陶字季治善名稱有大辯曹爽爲選部也鄧颺  
之徒稱之以爲伊呂當此之時其人意凌青雲謂傳  
玄曰仲尼不聖何以知其然智者圖國天下群愚如  
弄一丸於掌中而不能得天下傳玄以其言大惑不  
復詳難也謂之曰天下之質變無嘗也今見卿窮爽

之敗退居里舍乃謝其言之過

蔣濟字子通爲太尉王凌子廣字公淵廣弟飛臬金  
虎並才武過人太傅司馬宣王嘗從容問濟濟曰凌  
文武俱贍當今無雙廣等志力有美於父耳退而悔  
之告所親曰吾此言滅人門宗矣  
蜀馬超漢末爲偏將軍先主圍成都超將兵徑到城  
下先主待之厚超嘗呼先王字關羽怒請殺之先主  
曰人窮來歸我卿等怒以呼我字而殺之何以示於  
天下也張飛曰如是當示之以禮明日大會請超入  
羽飛並仗刀立直超顧坐席不見羽飛見其直也乃



大驚止不復呼字明日歎曰我乃知其所以敗爲呼人主字幾爲關羽張飛所殺自後乃尊事之

諸葛亮爲丞相越雋太守馬謖才器過人好論軍計亮深加器異先主臨薨謂亮曰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亮猶謂不然以謖爲參軍每引見談論自晝達夜後主建興六年亮出軍向祁山時有宿將魏延吳壹等論者皆言宜以爲先鋒而亮違衆拔謖統大衆在前與魏將張郃戰敗于街亭亮戮謖以謝衆上疏自貶二等以督厥咎

鄧芝爲車騎將軍征涪陵見玄猿綠山芝性好弩手目射猿中之猿拔其箭卷木葉塞其創芝曰嘻吾違物之性其將死矣乃歎息投弩水中

吳虞翻性疏直數有酒失坐徙交州大帝旣卽尊位翻因上書曰陛下膺明聖之德體舜禹之孝歷運當期順天濟物奉承革命臣命輕雀鼠性輜毫釐罪惡莫大不容於誅昊天罔極全宥九載退當念戮類受生活復偷視息臣年耳順思咎憂憤形容枯悴髮白齒落雖未能死自悼終沒不見官闕百官之富不覩皇輿金軒之飾仰觀巍巍衆民之謠傍聽鍾鼓侃然之樂永殞海隅棄該絕域不勝悲慕逸豫大慶悅以



忘罪

晉王衍為元帥為石勒所破將死顧而言曰嗚呼吾  
 曹雖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虛戮力以正天下猶  
 可不至今日日庾袞字褒明舉秀才清白異行皆不降志世號之為  
 異行初父誠袞以酒每醉輒自責曰余廢先父之誠  
 其何以訓人乃於父墓前自杖三十王王導為司徒及從父兄敦搆逆劉隗勸元帝盡誅諸  
 王時導率羣從詣闕請罪值僕射周顛謂曰伯仁字  
 伯仁以百口累卿顛直入不顧既見帝言導忠誠申救

甚至帝納其言顛喜飲酒致醉而出導猶在門又呼  
 顛顛不與言顧左右曰今歲殺諸賊取黃金印如  
 斗大繫肘既出又上表明導言甚切至導不知救已  
 而甚銜之王敦既得志向導曰周顛戴若思南北之  
 望當登三司無所疑也導不答又曰若不三司便應  
 令僕邪又不答敦曰若不爾正當誅爾導又無言導  
 後料簡中書故事見顛表救已殷勤欵至導執表流  
 涕悲不自勝告其諸子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  
 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  
 王獻之為中書令遇疾家人為上章道家法應首過



問其有何得失對曰不覺餘事惟憶與郗家離婚獻之前妻郗曇女也

殷仲文安帝時爲桓玄侍中玄敗仲文至巴陵因奉二后投義軍而爲鎮軍長史轉尚書帝初反正抗表自解曰臣聞洪波振壑川無恬鱗驚飈拂野林無靜柯何者勢弱則受制於臣力微則無以自保於理雖可得而言於臣實非所敢譬昔桓玄之以代誠復驅過者衆至如微臣罪實深矣進不能見危授命亡身殉國退不辭粟首陽拂衣高謝遂乃晏安昏寵叨殊僞封錫文篡事曾無獨固名義以之俱淪情節自茲

兼撓宜其極法以判忠邪會鎮軍將軍劉裕興復社稷大弘善貸佇一戮於微命申三驅於大信既惠之以首領又申之以繫組于時皇輿否隔天人未泰用忘進退是以僂俛從事自同令人今宸極反正唯新告始憲章旣明品物愧舊臣亦胡顏之厚何以顯居榮次乞解所職待罪私門違離闕庭乃心慕戀詔不許

後周賀若敦爲忠州刺史鎮函谷敦恃功負氣顧其流輩皆爲大將軍敦獨未得兼以湘州之徒全軍而反翻被除名每出怨言晉公護怒徵還逼令自殺臨



刑呼子弼謂曰吾必欲平江南然心不果汝當成吾志吾以舌死汝不可不思因引錐刺齶舌出血誠以慎口

唐狄仁傑未為宰相時婁師德嘗薦之及為宰相不知師德薦已數排師德令克外使則天嘗出師德舊表示之仁傑太慙謂人曰吾為婁公所舍如此方知不違婁公遠矣

李光弼為河南副元帥既疾亟將吏問以後事曰吾久在軍中不得就養既為不孝子夫復何言

高舉德宗時為中書舍人時詔以前禮部員外于公異遊學去逐方志其溫清之戀放歸田廬初郢薦前監察御史元敦義及睹公異譴責懼為所累乃上疏首陳敦義遠於禮教詔褒郢之知過敦義俾罷歸晉王建立累領潘鎮為性好殺晚年歸心釋氏飯僧營寺戒殺慎獄民稍安之



所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

西極文翔鳳訂止

豫章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一百四十八

治命

古人有言曰死者士之終又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故其治命可得而徵矣至有屬纊忍死反席正容精爽不亂教誠周悉顧託後事申論素志亦有願上爵土悉還賜賚固免贈謚預為終制或景慕前哲因卜



其宅兆或愛樂俗化止窆於治所以至折券以徇義  
操牘以寫心啟手歸全揚名後世書曰惟人萬物之  
靈自非有道之士亦安能溘然死生之際汨而無擾  
哉

魏武子為晉大夫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顛曰必嫁

是武子魏擘顛之父疾病則曰必以為殉及卒顛嫁之曰疾

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顛見老人結草以

元杜回元禦也杜回躓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

嫁婦人之父也而女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

顛惠子為衛大夫有疾召悼子悼子悼子曰吾得罪於君

悔而無及也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共

君君入則掩之掩惡也若能掩之則吾子也若不能猶

有鬼神吾有餒而已不來食矣餒餓也悼子許諾惠子

遂卒

孫叔敖楚大夫將死戒其子曰王數封我矣吾不受

也我死王則封汝必無受利地楚越之間有寢丘者

此其地不利而名甚惡可長存者唯此也叔敖死工

以美地封其子其子辭請寢丘至今不失

葉公之顛命曰以小謀敗大作毋以嬖御人疾莊后

母以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葉公楚縣公葉公子高也臨死遺書曰顛



命小謀小臣之謀也大作大臣之所為也嬖御人愛妾人疾亦作也莊后適夫人齊莊得禮者嬖御士愛臣也莊止亦謂士之齊莊待禮者今為大夫卿士

魯季孫有疾命正嘗曰無死正嘗桓子之寵臣欲付以後事故勅令勿從已

死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南孺子季桓子之妻言若生男

告公而女也則肥也可肥康子也季孫卒康子即位既葬

康子在朝在公朝也南氏生男正嘗載治如朝告曰夫子

有遺言命其闈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

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衛康子請退退辭位也襄

公使共劉視之共劉大夫則或殺之矣乃討之討殺者召正

常止常不反

孟釐子為魯大夫病且死誠其嗣懿子曰今孔丘年

少好禮其達者歟吾即沒若必師之及釐子卒懿子

與魯人南宮敬叔往學禮焉

季桓子魯大夫病輦而見魯城喟然歎曰昔此國幾

興矣以吾獲罪於孔子故不興也顧謂其嗣康子曰

我即死若必相魯相魯必召仲尼後數日桓子卒康

子代立已葬欲召仲尼公子魚曰昔吾先公用之不

終終為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終是再為諸侯笑康

子曰誰召而可曰必召冉求於是使使召冉求

漢司馬談為太史公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仕為



郎中奉使巴蜀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

古之周南今之洛陽

不得與從事故發憤且卒而遷

適使及見父於河雒之間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予乎汝復為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是命也夫余死汝必為太史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於事親忠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也夫天下稱誦周公言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風達太王王季之思慮爰及公劉以

尊后稷也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修舊起廢

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

有餘載

案年表魯哀公十四年獲麟至漢元封元年三百七十一年

而諸侯相兼

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為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以善聞弗敢闕卒三載而遷為太史令抽繹史記石室金匱之書以成史記

歐陽地餘元帝時侍中貴幸至少府戒其子曰我死官屬即送汝財物慎毋受汝九卿儒者子孫以廉潔



著可以自成及地餘死少府官屬共送百萬其子不受天子聞而嘉之賜錢百萬

後漢樊重南陽湖陽人管理產業貲至鉅萬爲三老年八十餘終其素所假貸人間數百萬遺令焚削文契債家聞者皆慙爭往償之諸子從勅竟不肯受牟續爲南陽太守徵爲太嘗未及行會病卒遺言薄歛不受賙遺舊典二千石卒官賻百萬府丞焦儉遵續先意一無所受

張純爲大司空臨終勅家臣曰司空無功於時猥蒙壽身死之後勿議傳國

崔瑗爲濟北相病卒臨終顧命子寔曰夫人稟天地之氣以生及其終也歸精於天還骨於地何地不可藏形體勿歸鄉里其賙贈之物半豕之奠一不得受寔奉遺令留葬雒陽

蓋勳爲潁川太守徵還勳強直不屈內厭於董卓不得意強疽發背卒遺令勿受卓賻贈

趙岐初名嘉京兆長陵人年三十餘有重疾臥蓐七年自慮奄忽乃爲遺令勅兄子曰大丈夫生世遷無箕山之操仕無伊呂之勲天不我與復何言哉可立一員石於吾墓前刻之曰漢有逸人姓趙名嘉有志



無時命也柰何其後疾瘳位至太嘗卒先自爲壽藏  
勅其子曰我死之日墓中聚沙爲床布簟白衣散髮  
其上覆以單被卽日便下下訖便掩

任末蜀郡繁人爲郡功曹辭以病免後奔師喪於道  
物故臨命勅兄子造曰必致我尸於師門使死而有  
知魂靈不慙如其無知得土而已造從之

孔僖爲臨晉令卒官遺令卽葬二子長彥季彥並十  
餘歲蒲坂令許君然勸令反魯對曰今載柩而歸則  
違父令舍墓而去心所不忍遂留華陰

梁鴻字伯鸞至吳依大家臯伯通疾且困告主人曰  
昔延陵季子葬子於贏博之間不歸鄉里慎勿令我  
子持喪歸去及卒伯通等爲求葬地於吳要離家傍  
咸曰要離烈士而伯鸞清高可令相近葬畢妻子歸  
扶風

魏賈逵文帝時爲豫州刺史建武將軍與曹休等伐  
吳會病篤令左右曰受國厚恩恨不斬孫權以下見  
先帝喪事一不得有所修作  
吳呂蒙以定荊州功拜南郡太守封孱陵侯封爵未  
下疾卒蒙未死時所得金寶諸賜盡付府藏勅主者  
命絕之日皆上還



中山王袞以明帝青龍二年疾困勅令官屬曰吾寡德忝寵大命將盡吾既好儉而聖朝著終誥之制為天下法吾氣絕之日白殯及葬務奉詔書昔衛大夫蘧瑗葬濮陽吾望其墓嘗想其遺風願託賢靈以弊髮齒營吾兆域必往從之禮男子不卒婦人之手亟以時成東堂堂成名之曰遂志之堂與疾往居之又令世子曰汝幼小未聞義方早為人君但知樂不知苦必將以驕奢為失也接大臣務以禮雖非大臣老者猶宜答拜事兄以敬恤弟以慈兄弟有不良之行當造膝諫之諫之不從流涕喻之喻之不改乃白其

毋若猶不改當以奏聞并辭國土與其守寵罹禍不若貧賤全身也此亦謂大罪惡耳其微過細故當掩覆之嗟爾小子慎修乃身奉聖朝以忠貞事太妃以孝敬聞闈之內奉令於太妃闈闈之外受教於沛王無怠乃心以慰予靈

田豫齊王時為大中大夫食卿祿病亡戒其妻子曰葬我必於西門豹邊妻子難之言西門豹古之神人那可葬於其邊乎豫言豹所履行與我敵等爾使死而有靈必與我善妻子從之

晉杜預為司隸按尉加位特進卒先為遺令曰古不



合葬明終始之理同於無有也中古聖人改而合之  
蓋以別合無在更緣生示教也自此以來大人君子  
或全或否未能知生安能知死故各以已意所欲也  
吾往爲臺郎嘗以公事使過密縣之邢山山上有冢  
問耕父云是鄭大夫祭仲或云子產之冢也遂率從  
者祭而觀焉其造冢居山之頂四望周達連山體南  
北之正而東北向新鄭城意不忘本也其隧道唯塞  
後而空其前不填之示藏無珍寶不取于重深也其  
山多美石而不用必集洧水自然之石以爲冢藏貴  
不勞工巧而此石不入世用也君子尚其有情小人

無利可動歷千載無毀儉之致也吾去春入朝因郭  
氏喪亡緣陪陵舊義自表營維陽城東首陽之南爲  
將來兆域而所得地中有小山上無舊冢其高顯雖  
未足比邢山然東奉一陵西瞻宮闕南觀伊雒北望  
夷齊曠然遠覽情之所安也故遂表樹開道爲一定  
之制至時皆用雒水圓石開隧道南向儀制取法於  
鄭大夫欲以儉自完爾棺器小歛之事皆當稱此子  
孫一以遵之  
羊祐爲征南大將軍南城侯及卒遺令不得以南城  
侯入柩從弟琇等述祐素志求葬於先人墓次武帝



丹元錄 治命  
不許賜去城十里外近陵葬地一項謚曰成祜喪既  
引帝於大司馬門南臨送祜甥齊王攸表祜妻不以  
侯歛之意帝乃詔曰祜固讓歷年志不可奪身沒讓  
存遺操益厲此夷叔所以稱賢季子所以全節也今  
聽復本封以彰高美

南齊豫章王嶷臨終召子子廉子恪曰人生在世本  
非嘗也吾年已老前路幾何居今之地亦非心期所  
不貪聚自幼所懷正以汝兄弟累多損吾暮志爾吾  
無後當共相勉厲篤睦爲先才有優劣位有通塞運  
有富貧此自然理無足以相凌侮若天道有知汝等

各修立灼然之分無失也勤學守基業治閭庭尚閑  
素如此足無憂患聖主儲皇及諸親賢亦當不以吾  
沒易情也三日施靈帷香火盤水干飯酒脯檳榔而  
已朔望菜食一盤加以甘果此外悉省葬後除靈可  
施吾常所乘舉扇繖朔望時節席地香火盤水酒脯  
干飯檳榔便足雖才愧古人意懷粗亦有在不以遺  
財爲累主衣所餘小弟未婚諸妹未嫁凡應此用本  
自茫然當稱力及時率有爲辦事事甚多不復甲乙  
棺器及墓中勿用餘物爲後患也朝服之外唯下鐵  
鍔刀一口作塚勿令深一一依格莫過度也後堂樓



可安佛供養外國二僧餘皆如舊與汝遊戲後堂船  
乘吾所乘牛馬送二宮及司徒服飾衣裘悉爲功德  
子廉等號泣奉行

張岱爲南充州刺史未拜卒岱初作遺命分張家財  
封置箱中家業張減隨復改易如此十數年

張東吳郡人輔國將軍冲之父也東初卒遺命祭我  
必以鄉土所產無用牲物冲兼青冀二州刺史事在  
鎮四時還吳國中取果菜流涕薦焉

蕭景先武帝時爲征虜將軍假節司州諸軍事至鎮  
遇疾遺言曰比愍疾病暴於前後自省必無起理但

夙荷深恩今謬克戎寄暗弱每事不稱上慙慈旨便  
長違聖世悲哽不知所言可爲作啟事上謝至尊粗  
申愚心毅雖成長素闕訓範貞等幼稚未有所識方  
以仰累聖明非殘息所能陳謝自丁荼毒以來妓已  
多分張所餘醜猥數人皆不似事可以明月佛女桂  
枝佛兒玉女美玉上臺美滿豔華奉東宮私馬有二  
十餘匹牛數頭可簡好者十匹二頭上臺馬五匹牛  
一頭奉東宮大司馬司徒各奉二匹驃騎鎮軍各奉  
一匹經私仗器亦悉輸臺六親多未得料理可隨宜  
溫卹以申素意所賜宅曠大恐非毅等所居須喪服



竟可輸還臺劉家前宅九間其貨可合率市之直若  
短少啟官乞足三處田勤作自足供衣食力少更隨  
宜買麤猥婢充使不須餘營生周施部曲還都理應  
分張其久舊勞勤者應料理隨宜啟聞乞恩毅貞皆  
其子名

孔融爲司徒左長史病卒遺令建白旛無旛不設祭  
令人捉麈尾登屋復魂曰吾生平所善自當凌雲一  
啖三千買棺無製新衣左手執孝經右手執小品法  
華妾二人喪事畢各遣還家曰吾以生平之風調何  
至使婦人行哭失聲不須暫停閨閣

江敷武帝時爲侍中遺令不受卹贈詔贖錢二萬布  
百疋子椿啟遵敷令讓不受詔曰敷貽厥之訓送終  
以儉立言歸善益有嘉傷可從所請

梁陶弘景居茅山自號華陽隱居武帝大同三年卒  
遺令旣沒不須沐浴不須施牀止兩重席於地用所  
着舊衣上加生襪裙及臂衣鞋冠巾法服左肘錄鈴  
右肘藥佩符絡左腋下繞腰穿環結於前釵符於髻  
上通以大絮染覆衾蒙手足明器有車馬道人道士  
並在門中道人左道士右百日内夜常燃燈旦常香  
火弟子遵而行之詔贈太中大夫謚曰貞白先生



袁昂爲侍中左光祿大夫司空大同六年薨臨終遺  
疏不受贈謚勅諸子不得言上行狀及立誌銘凡有  
所須悉皆停著復曰吾釋褐從仕不期富貴但官序  
不失等倫衣食粗知榮辱以此闔棺無慙鄉里往忝  
吳興屬在昏明之際旣闇於前覺無識於聖朝不知  
天命其貽顯戮幸遇殊恩遂得全門戶自念罪私門  
階榮望絕保存性命以爲幸甚不謂叨竊寵靈一至  
於此常欲竭誠酬報申吾乃心所以朝廷每興師北  
伐吾輒啟求行誓之丹款實非矯言旣肅懼無施皆  
不蒙許雖欲罄命其議莫從今日瞑目畢志泉壤若

魂而有知方期結草聖朝遵古知吾名品或有建  
之恩雖是經國常典在吾無應致此脫有贈官慎勿  
祇奉諸子累表陳奏詔不許冊謚曰穆正公

陳袁泌爲宣帝司徒左長史臨終戒其子曼華曰吾  
於朝廷素無功績瞑目之後斂手足旋葬無得輒受  
贈謚其子遵泌遺意表請之朝廷不許贈金紫光祿  
大夫

姚察入隋至煬帝時爲太子舍人終于東都遺命曰  
比吾在梁世當時年四十就鍾山明慶寺尚禪師受  
菩薩戒自爾深悟苦空頗知回向矣當得留連山寺



一去志歸及仕梁代諸名流遂許與聲價兼時主恩  
遇宦途遂至通顯自入朝來文蒙恩渥既牽纏人世  
素念弗從且吾習蔬菲五十餘年既歷歲時循守不  
失瞑目之後不須立靈置一小床每日設清水六齋  
食果菜任家裏有無不須別經營也

後魏崔光孝明帝時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疾甚  
勅子姪等曰諦聽吾言賜會子有云人之將死其言  
也善啟予足啟予手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吾荷先帝  
厚恩位至於此大功不成歿有遺恨汝等以吾之故  
並得名位勉之以死報國修短命也夫復何言速可

送我還宅氣力雖微神明不亂至第而薨

李護爲齊州刺史將亡謂左右曰吾嘗爲方伯蒞青  
州彼中士女屬目若喪過東陽不可不好設儀餽哭  
泣盡哀令觀者改容也家人遵其誠

陽固爲前軍將軍著終制一篇務從儉約臨終又勅

諸子一遵先制

張烈累徵不赴臨終勅子姪不聽求贈但勤家誠立  
碣而已其子質奉行焉

裴佗爲荊州刺史卒遺令不聽請謚不受贈榿諸子  
皆遵行之



崔孝直爲直閣將軍去職歸鄉里卒顧命諸子曰吾才疎效薄於國無功若朝廷復加贈謚宜循吾意不得祇受若致于求則非吾子

又云孝直顧命諸子歛以時服祭勿殺生其子

皆遵行之

宋隱被徵不就臨終謂其子姪等曰苟能入順父兄出悌鄉黨仕郡幸而至功曹吏以忠清奉之則足矣不勞遠詣臺閣恐汝不能富貴而徒延門戶之累爾若忘吾言是爲欺死父也使死鬼而有知吾不歸食矣

姚僧坦爲太醫下大夫卒遺戒衣衾入棺朝服勿歛

靈上唯置香奩每日設清水而已

隋李穆爲太師以老致政開皇六年薨于第遺令曰吾荷國恩年宦已極敢足歸全無所復恨竟不得陪王鑿於岱宗預金泥於梁甫脊脊光景其在斯乎

唐傅奕爲太史令年八十五卒臨終誡其子曰老莊玄一之篇周孔六經之說是爲名教汝宜習之妖胡亂華舉時皆惑唯獨竊欲衆不我從悲夫汝等勿學也

李勣爲司空遇疾謂弟弼曰我似得小差可置酒申宴樂於是堂上奏女妓簷下列子孫宴將罷謂弼曰



我自量必死欲共汝一別爾恐汝悲泣誑言似差可未須啼泣聽我約束我見房玄齡杜如晦辛苦作得門戶亦望垂裕後昆並遭癡兒破家蕩盡我有如許狔犬將以付汝汝可防察有操行不倫交游非類急搃殺後奏知嫗嫗已下有兒而願往自養者聽之餘並放出事畢卽移入我堂撫卹小弱違我言者同於戮屍此後畧不復言弼等並遵行遺令

郝處俊則天時爲太子少保卒其子秘書郎北叟上表辭所贈賜及葬送之事上不許侍中裴炎曰處俊臨亡臣往見之囑臣曰生旣無益明時死後何宜煩

費瞑目之後儻有恩賜物及歸鄉遞送營造並不欲勞官司供給帝深嘉歎之從其遺意唯給加賜物而已

姚元崇玄宗時爲司空遺令誡子孫其畧曰古人云富貴者人之怨也貴則神忌其滿人惡其上富則鬼瞰其室虜利其財自開闢已來書籍所載德薄任重而能壽考無咎者未之有也故范蠡疎廣之輩知止足之分前史多之况吾才不逮若人而久竊榮寵位逾高而益懼恩彌厚而增憂往在中書邁疾虛憊雖終匪懈而諸務多闕薦賢自代屢有誠祈人欲天從



竟蒙哀允優游園沼放浪形骸人生一代期亦足矣  
田巴云百年之期未有能至王逸少云俛仰之間已  
爲陳迹誠哉此言比見諸達官身亡以後子孫既失  
覆蔭多至貧寒斗尺之間參商是競豈唯自玷仍更  
辱先無論曲直俱受嗤毀莊田水碾旣衆有之遞相  
推倚或致荒廢陸賈石苞皆古之賢達也所以預爲  
定分將以絕其後爭吾每靜思深所歎服昔孔丘亞  
聖母墓毀而不修梁鴻至賢父亡席卷而葬昔楊震  
趙咨盧植張奐皆當代英達通識今古咸有遺言屬  
以薄葬或濯衣時服或單帛幅巾知其魄去身貴於

速朽子孫皆遵成命迄今以爲美譚凡厚葬之家例  
非明哲或溺於流俗不察幽明咸以奢厚爲忠孝以  
儉薄爲恡惜至今亡者致戮尸暴骸之酷存者陷不  
忠不孝之誚可爲痛哉可爲痛哉死者無知自同糞  
土何煩厚葬使傷素業若也有知神不在柩復何用  
違君父之令破衣食之資吾身亡後可殮以嘗服四  
時衣服各一副而已吾性甚不愛冠衣必不得將入  
棺墓紫衣玉帶足便於身念爾等勿復違之且神道  
惡奢冥塗尚質若違吾處分使吾受戮於地下於汝  
心安乎念而思之今之佛經羅什所譯姚興執本與



什對翻姚興造浮圖於永貴里傾竭府庫廣事莊嚴而與命不得延國亦隨滅又齊跨山東周據關右周則多除佛法而修繕兵威齊則廣置僧徒而依憑佛力及至交戰齊氏滅亡國既不存寺復何有修福之報何其蔑如梁武帝以萬乘爲奴胡太后以六宮入道豈特身戮名辱皆以亡國破家近日孝和皇帝發使贖生傾國造寺太平公主武三思悖逆庶人張夫人等皆度人造寺竟術彌衍咸不免受戮破家爲天下所笑經云求長命得長命求富貴得富貴刀尋段段壞火坑變成池比來緣精進得富貴長命者爲誰

生前易知尚覺無應身後難究誰見有徵且五帝之時父不葬子兄不哭弟言其致仁壽無夭橫也三王之代國祚延長人用休息其人臣則彭祖老聃之類皆享遐齡當此之時未有佛教豈抄經鑄像之力設齋施佛之功耶宋書西域傳有名僧爲白黑論理證明白足解沈凝宜觀而行之且佛者覺也在乎方寸假有萬像之廣不出五蘊之中但平等慈悲行善不行惡則佛道備矣何必溺於小說惑於凡僧仍將喻品用爲寶錄抄經寫像破業傾家乃至施身亦無所怪可謂大惑也亦有緣亡人造像名爲追福方便之



教雖則多揣功德須自發心旁助寧應獲報遞相欺  
誑浸成風俗損耗生人無益亡者假有通才達識亦  
爲時俗所拘如來普慈意存利物損衆生之不足厚  
豪僧之有餘必不然矣且死者是嘗古來不免所造  
經像何所施爲夫釋迦之本法爲蒼生之大弊汝等  
各宜警策正法在心勿效兒女子曹終身不悟也吾  
亡後必不得爲此弊法若未能全依正道須順俗情  
從初七至終七任設七僧齋若隨齊須布施宜以吾  
緣身衣物克不得輕用餘財爲無益之枉事亦不得  
妄出私物徇追福之虛談道士者本以玄牝爲宗初

無趨競之教而無識者慕僧家之有利約佛教而爲  
業敬尋老君之說亦無過齋之文抑口僧例失之彌  
遠汝等勿拘鄙俗輒屈於家汝等身沒之後亦教子  
孫依吾此法

王維爲尚書左丞臨終之際弟縉在鳳翔忽索筆作  
別縉書又與平生親故作別書三數紙多敦勸朋友  
修習之意舍筆而絕  
令狐彰爲義成軍節度使臨終手疏辭表誠子以忠  
孝守節

辛祕爲昭義軍節度使及歸道病先自誌其墓將歿



又爲書一通命緘致几上其家發之皆送終遵儉之旨

王紹懿鎮州王景崇季父也紹懿疾篤召景崇謂之曰亡兄以軍政託予比俟汝成立今危懼如此殆將不救汝雖少年勉自負荷下禮藩鄰上奉朝旨俾吾兄家業不墜唯汝之才也言已而卒時監軍在席且奏其治命宣宗嘉之

晉陸思鐸典陳郡甚有惠政誠諸子曰我死則藏骨於宛丘使我棲魂於所理之地及卒乃葬於陳從其志也

周翟光鄴權知京兆尹疾甚召判官張粲及巡簡使臣以軍府事囑付之又召親隨於卧內誠之曰氣絕之後以屍歸維不得於此停留慮煩軍府言訖而終趙溫珪判司天監延乂之父也溫珪臨終謂延乂曰技術雖是世業吾仕蜀已來幾由技術而死爾輩能以佗途致身良圖也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總錄部

卷之八十九



